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與佛陀的人生哲學

文 珠

叔本華是十八世紀德國的悲觀主義者，佛陀是紀元前五世紀印度的偉大聖哲。他們之間，不獨出生的時代與區域不同，且他們的思想，意志，行為，以及學說，都有着很遙遠的距離。可是，當人們談及默世思想時，往往把他倆相連在一起，甚至說佛陀是悲觀主義者的後裔，這種張冠李戴，錯認馮京作馬涼的人，誠為智者所恥，現在，我們如欲徹底了解他們思想之異同，那就應在他們之學說中去尋求正確的解答了。

叔本華 (Schopenhauer 1788—1860) 原是但澤一個富商的兒子，但他的生活並不美滿，反而由于幼年生活的關係，使他變成小氣而憂鬱，虛驕而酸苦，孤獨而不合群的怪僻氣質，他的悲觀主義之形成，雖然不是純粹因他本性之乖僻而發的惡意判斷。而是由他的神經氣質使他深刻地和智慧地見到生活的悲劇性和罪惡性，但他少年時生活的孤苦和後來學術的失敗，對於他的學說却有莫大的影響。

他的母親是一位顯赫的小說家，也是威瑪文化界中野心的女主人，他的父親是個多方面成功的聰慧者，但並不為自己兒子學問前途着想，反而堅持地要訓練他的兒子成為商業人才，所以叔本華年青時是被困在可恨的帳房中，因而養成他孤獨，憂鬱，和苦惱的個性，直到他的父親死後，母親同意他放棄商業的生活而轉入大學，故在一八〇九年進入葛廷根 (Göttingen) 大學，專心于康德和柏拉圖之學說，兩年後他又入柏林大學，一八一三年他印行的博士論文「充足原理的四根本」是最專門性的著作，一八一九年他在柏林大學充當 (Privatdozent) 頗以與黑格爾同一時間講授而自矜，但他的著作和教師的嘗試是得不到大眾的熱烈愛戴，因而對於一切哲學教授都痛恨起來，同時更痛恨日耳曼的全部後康德的思想運動者，於是造成了學術的失敗，使他氣為之沮而不再努力去繼續了，有的，只是不斷創說他的悲觀理論，和削弱他的意志而減少惡量，但他永不能取得任何積極的善。

他畢生最主要而富有藝術性的哲學作品，是「意志與觀念世界」全書分為四卷，在第一卷中他曾說明自己的理論是以康德為基礎，甚且自認是康德的真正繼承者，而極力擁護康德現象及物的自體的區別之說，其實，叔本華以意志為宇宙的本體之思想是來自康德，雖屬事實，但仍未能稱為康德的真正繼承者，不過，只以康德的說為之改作，並加上自己所見到人生陰暗的一面真理，而獨創一家吧了！

比如說，康德是現象論的代表者，他以為先天的形式與後天經驗之內容互相結合而發生認識，所謂先天的形式，即時間與空間之範疇 (主觀的) 而經驗的內容，即外物所與之感覺，與形式互相對立者 (客觀的) 認識之產生是由于主觀的表象與客觀物體之統一與調和，否則，如無主觀作用，則無以認識外物，如無客觀事物，則無以供經驗之內容。故現象固為主觀之產品，亦為客觀之存在。由是可知康德於主觀外，尚承認「物之自體」的存在，這點，叔本華是同意的，但康德謂「物之自體」並非認識之對象，因為認識之對象是吾人純粹意識之造成，所以我們所認識的只限于物之現象而不能達物之本體，而叔氏則信直觀為認識最高之能力，可以體驗實在最後之本質，故與康德之說稍有出入。且康德以直觀形式及十二範疇 (康德將認識之形式分為直觀和思維二種，前者是感性的直覺，後者是悟性的作用，直觀之感性有時間和空間之分野，時間為內感之形式，空間為外感之形式，思維之悟性，即十二範疇，分為四個，每個三目，(一) 分量：單一、殊多、總合。(二) 質性：實有、非有、制限。(三) 關係：實體、因果、交互。(四) 樣態：可能、存在、必然。) 為意識先天的形式，而叔氏則於十二範疇中，僅取因果之形式，聯合時空直觀之形式，稱為充足原理，而去其他，且將吾人認識力分為感性，悟性，自己意識，理性四種，這樣，怎能算是康德的真正繼承者呢？

同時，叔本華雖同意康德對意志之解釋——意志為心的能力之基礎，一切事物之動力，道德宗教之根源，而承認意志宇宙之本質，但他另一方面却把意志引到一個可怕之發展——以為所有的意志都是盲目的，邪惡的，此邪惡而盲目之意志，成為吾人無底止的受苦之源泉，人生在此盲目意志所支配和驅使下，不斷地向前求物慾之享受，故罪惡與苦惱，亦隨之不斷地增加，因此他說：「我們的貪慾得不到滿足時，便會有苦惱與悲痛，但是一個慾望滿足後，第二個慾望又隨即而生，人的貪慾是無窮無盡的因此我們永遠陷落在一個貪慾苦惱失選的深坑中。」由於他體會到人生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足吾慾者有限時，便以為「人類之命運是缺陷，困窮，苦痛，悲憫，死亡」的，並且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若非人類全體真無價值，其命運亦不致如是之慘。」又說：「生命本身乃一充滿暗礁與漩渦之大海，而人以極大之謹慎與戒心而避免之，彼雖知即其一切能力與技巧而可渡過此艱險，然最大，最終不可免，不可救之舟沉，即死亡，則在吾人努力時而一步一步接近甚則向死亡而趨，此乃吾人艱苦航程中之最終目標，實比其所避免之一切暗礁為尤惡劣也。」可見叔氏是一個典型的悲觀主義者，在他看來，意志是罪惡的，人生是悲慘的，世界是黑暗的，人生于世既沒有意義，亦復無價值可言。假如吾人欲杜塞罪惡，解脫悲慘之

命運，唯一的辦法是走向棄絕之路，滅絕生活意志，放棄建造世界的的能力，否定自我之存在，而期入于「絕對無」之境界。因為他肯定一切事物是空幻的，根本上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場夢，只要你否定做夢的意志，幻境即消。所以說：「我們自由地承認把意志整個兒取消之後，所留下來的，對仍充滿着意志之人說，的確是空，但另一方面，對在他們心中意志重又翻過來，且已否定其自身的人說，我們自己的這個這樣實在的世界，以其所有太陽和銀河，是——空境。」也許由於他的悲觀結論是一個空境，與佛教的「空」或涅槃相類似，所以很多人把他視為歐洲的佛學家，自然也把佛陀視為印度的悲觀主義者，他之與佛陀，好像是「同類相求，同明相照」的厭世人物，這雖然是一種錯誤的武斷，因為，佛陀的根本思想並不是悲觀而是樂觀，不是厭世而救世，不是逃避現實而是改造現實的，佛陀的哲理結論並不是空境或絕滅，而是「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的，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佛陀的思想吧！

三

佛陀是人生舞臺上一位福慧具足而享盡人間富貴榮華的權威者——迦毘羅衛國的王太子，亦是一位具有超卓思想，精銳智慧，光輝目標，崇高理想，偉大抱負，同時有犧牲自我的精神，和救世救人之悲願的多方面人物。最初，他只為了同情當時印度人民不幸的遭遇而倡導打倒階級制度，實施自由平等政策，恢復人權國權的革命。但他深知真正搶救蒼生的革命，並不是利用暴力的鬪爭和流血的犧牲，而是在改導人心，以德攝服，因此，他毅然出家，追求真理，希望來一次以真理為基礎，以正義為武器，以慈愛為手腕，以道德為力量的不流血革命，後來，當他發現了宇宙人生最高原理時，不但成功了他革命的理想，同時成功了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證道是科學的程序，傳道是科學的方法，理論是科學之原則）和教育家，佛的革命是不流血的，佛的哲理是實證的，佛的科學是善實化的，佛陀的教育方針是以身作則，解行並重，佛陀的宗教是慈悲博愛，自由平等，佛陀的世界觀是無窮無盡，佛陀的人生觀是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雖然，佛陀也承認人們的意識是盲目的，可能為一切罪惡的源泉，但否認意志為人生的本質。人生的本質該是虛妄意識以外的阿賴耶識。梵文「阿賴耶識」譯名藏，有「能藏」「所藏」和「執藏」等意義，意思是說，此識不獨能含藏一切善惡之潛勢力——業種子，且能為我們意識一切染淨種子所含藏的儲藏室，同時，為前七識之貪戀和堅執，因而名之曰藏識。此藏識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清淨無垢，真常而永恆的。我們目前這個精神和肉體相結合的生命現象，就是阿賴耶識中種子功能之現行的產品。種子是善的，所產生的果實當然是美滿而幸福的，反之，若果是惡的種子，那末它的後果必然是缺陷的苦惱而悲慘的，故世界之美滿與醜惡，生命之痛苦與快樂，全視乎種子的善惡而決定。但這些種子是怎樣誕生的呢？上帝創造

的嗎？不，自然產生的麼？也不，那末，是誰的傑作呢？是自己，這些種子完全是由我們自己在躬行實踐中親自播種下來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發起一念善心，那不但我們的行為隨之善化，而識田中也馬上播種下一顆良善的種子，反之，我們產生一種惡意，那我們的行動必然趨向於邪惡之途，而烙印于八識田中的種子也就因之變為惡的潛勢力。所以佛說：「善惡無門，唯人自作」自作其業，自當其果，一切苦樂美惡，皆操之在我，決不由人，我可能美化自己，昇華自己，亦可能陷害自己，毀滅自己。「吾欲仁，斯仁至矣」，「吾欲惡，斯惡至矣」，所以我們應該把握這造成生命苦樂之機關，發揮內在之創造能力，一方面消極地控制那足以造成生命痛苦洪流之動機——惡意識，另一方面積極地展開那促使生命走向快樂的原動力——善意識，這樣，您的生命將會昇華到人生最高境界，獲得永恆真理生命的自由自主。而這染淨混雜，善惡交參的萬物本原，生命主體——阿賴耶識也就得到徹底的真善美化。

但，怎樣才能把握生命之樞紐，真善美化我們的識心呢？這很容易，只要我們能夠了解緣起性空之真理，明白人生只是由藏識中的種子為親因，加上父精母血為助緣而誕生的生命現象，是虛幻不實的，苦的，空的，無常無我的，根本不值得吾人之貪戀和追求，值得我們貪戀和追求的，是在苦空無常的假我中所蘊藏着那快樂的，真常而永恆的真我，所以，人生的真義並不在短暫而虛幻的假我之享受，而是在真我之發掘與擴展，換句話說，我們不應為了私我的權利而損人害群，反而應該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必要時甚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在所不惜，使自己在虛幻的生命中，寫下真實而光輝的一頁，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上，建下永垂不朽之里程碑，所謂福慧雙修，悲智雙運，永遠永遠向善邁進，背惡奔馳，今生如此，來生亦如此，乃至生生世世都如此，這樣，您的生命就漸漸脫離罪惡的枷鎖，一步一步靠近真，善，美的真理之域，由是可知佛陀的人生觀是有意義，有價值，永恆不朽，生生不息的，佛陀的人生哲學是積極，樂觀，向前的，佛陀雖看到人生的表象是苦惱，空虛不實的，但並不因此而悲觀而消極，反而在這短暫有限的生命中，豎立目標，伸展視線，不為虛偽之表象所遮蔽，不為物慾之火坑所陷害，而以冷靜的頭腦，清醒的理智來揭開人生虛偽之幕，透視人生之真諦，了解人生之真義，蘇格拉底說：「人生最寶貴的，是認識自己」佛說：「人生最有意義的，是認識自己」後，能把握自己，改造自己，發揮自己和昇華自己。「他不主張人相信任何虛無飄渺之神在支配自己，更不忍坐視人們委屈了自己甘作天神之僕從或迷信地追求甚麼烏托邦式的天國。雖然，佛教中有極樂世界說，那只是此世界外的另一世界，等如中國外另有一美國，美國是誰都願意去的，但一個真正為國家為民族着想的愛國志士，是不會為了個人生活之舒適和保障，而置國家之興衰，民族之安危于度外而獨自跑去美國的，同樣，極樂世界的環境雖比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美滿而值得吾人之嚮往，但一個真正正

為衆生着想的大乘佛子，是不應該置衆生之苦厄而不顧，即使往生極樂，等同到美國留學，將來學成歸來，也就是乘願再來，廣度有情；決不是跑到極樂世界去享受的，凡我佛子，皆應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無畏精神，面對現實，在苦惱而黑暗的人間導衆生于光明之樂園，在危機四伏的悲慘世界裡，建築永久和諧而寧靜的世界大廈。誰說佛教是消極的，佛陀是悲觀的呢？

四

綜上，我們知道叔本華的人生哲學是悲觀的，消極的，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如欲解脫人生的苦惱，就要走向絕滅之空境，而佛陀的人生哲

與青雲居士論參念佛是誰

弘一



三月廿五日大函敬悉。承問：「有人教念幾句阿彌陀佛，問念佛是誰（話），在誰（話）上參。所參是誰，能參是心。又有人教念幾句阿彌陀佛，看念佛是誰（人），單單看誰（人）。所參是人，能參是心。而參禪要旨第二十頁之誰字話頭的參法，為是參話，抑是參人？」

仁者心細於髮，殊可敬也。由前之說；薦向話邊，於話暨地，即悟誰人。由後之說；薦向人邊，於人悟誰，自能領話。如有人說：「二五即是一十。有人說：一十即是二五，固頭頭合道也。所貴在（誰）字，直參究竟，如欠人巨債相似，念念不忘照顧，古人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時節若到，其理自彰。否則解得是（話），解得是（人），都無交涉。

至問：「參禪要旨第二十頁之誰字話頭參法；為是參話？抑或參人？」按（誰？）就是（那個呢？）之義。書裏分明學例云：「如穿衣喫飯的是誰？荷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那麼「念佛是誰」的誰字，當然是（人）了。若意味（誰）是（那個呢？），則誰字說它是雙賤人法，亦無關宏旨！

本來這事，能所雙遣，古人根利，言下頓會，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後來人根漸差，情生智隔，唐以後祖師，乃唱參話法門；令當人把實一話頭，用功參究，能參之心，所參之話，撕推日久，能所双忘，時節到來，遇境逢緣，現業流識，劃然中斷，打破漆桶。那時便能親聞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之句，信知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二語矣。

話頭，是一件工具，拿它來堵截妄流之用耳！如一柄刀，拿來斫柴。人們多用右手持刀，但亦有左手持刀的。左持右持，惟隨習慣，其致斫薪之用則一。古德道：「參禪最要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頓疑頓

學即向上發展的，樂觀而積極的，他雖看到人生黑暗和痛苦的一面，但也看到人生快樂與光明的一面，同時主張人們在黑暗而短暫的人生中找尋光明而永恒的生命，在綿綿不息滂沱四方的生死洪流中，建築起真善美的寶塔。雖說人生的最高峯是涅槃境界，但這涅槃並不是叔氏所說的絕對空境，而是空而不空的；雖曰寂滅，但不像叔氏的永遠絕滅，而是不生不滅。不生是指已獲真理生命的聖者，不再為生死枷鎖之縛束，和不再受時空間之囚籠方面說；不滅是就佛陀不忍坐視衆生沉淪生死苦海而倒駕慈航，再來婆娑度衆生而言。不生是出世；不滅是入世。佛陀自己本著出世的精神去幹入世的事業，同時也教訓他的信徒本著出世的精神來幹入世的工作，這與叔本華的絕滅空境比較起來，怎可同日而語呢？

悟，漸疑漸悟，不疑不悟。」然所謂疑情，是提起本參話頭，驀直疑去。其他萬緣，一齊放下。若於門頭戶口，較量是話是人，打瓦鑽龜，轉轉相應。

古人參話，如僧問趙州：「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宋代叢林，尤其是大慧，專教人參「狗子無佛性」話。又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在青州造一件布衫重七斤。」叢林亦有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又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叢林亦有教人參「庭前柏樹子」話。明代王陽明不甘自毀儒家立場，竊襲禪門「參庭前柏樹子」，改為「格庭前竹」。結果亦得契悟，創為新瓶裝舊酒之「陽明學說」。可見此事在心專，不在法別也。

佛在世時，教一鈍根弟子周利槃陀伽，專持苕帚二字。他鈍到出格，猶復得苕帚，得帚遺苕，惟勉力堅持，歷時三年，一日，無意中，脫口呼出苕帚兩字，成阿羅漢。殆參話之權輿歟！

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耳。妄想如毒箭；毒箭能殺身命，妄想能殺慧命。心有妄想，如毒箭在身。即提起本參話頭，橫截妄想，如將毒箭拔去。這裏不容擬議！佛言：「如入中毒箭，疾當拔去。若猶諦觀箭羽是何禽之毛，箭竿是何樹之木，箭頭是何山之鐵，自危其身，無有是處。」然則吾人斤斤計較是話是人作麼？竊謂仁者法院事繁，參話一著，不易成片。似不如老實念佛。若默念得力，較易觀破念佛是誰也。公餘有暇時來隆暢叙。講席忙煞，感佩謙光，匆遽奉復，敬祝精進，不宣。